

程

貢禮部玩齋集卷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

君諱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

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

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

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

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

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

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

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

元壽集卷十

知州劉君墓誌銘

西原

山陰

知州劉君墓誌銘
大原人
世以武
勇顯
曾大
送父
國子
監
大
家
河東
詔從
太原
十
大
家
阿哈
刺洪
鐵南
學
請
卷

重不戲父喪能哭泣躄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
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且日就其
兄文振與姊婚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養因
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
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為吏適廣西檄
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中使至宣詔百官跪
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
不可使者怫然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
臺臣嘉之遣酒饌慰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醕君曰微
文大幾辱我君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
可一見特稱異之未幾轉河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

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吉剌實思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
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
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
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紹興
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
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
善能以侵疆壓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
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二私鹽事覺殺
其幼子以詆官兵岷縣屠禮二妻為外家誘賣而蔽於富
人新昌夏子興思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
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奏不

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姦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九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兜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說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晦站戶既迷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網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頒之

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命于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戚。不樂觀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栢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謂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再挺為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額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法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

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
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
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後
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
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秬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
之雖幸改科而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
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
嘆之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
舍館津梁斥候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
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
絕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

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終
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
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留葬于千山壽安寺
之東岡復祠君象于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
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
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
曰我侯復來矣老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於道既視事
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
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持不可逾旬病
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
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

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記水
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
次靖民皆脩謹善學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
魏邦凱次適湖北廉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
鎮兩淮轉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
而賓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
少暇即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朱子
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
爾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
喻不施鞭朴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
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赭容力爭如仇事已則翕

和好不啻兄弟骨月然間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
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掾臺省不為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
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為無相知者然卒
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沉下僚以死
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
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博士
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蕭上海德政
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屎選輓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衆皆踣獨儼
灑也廟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往者作則
來者教也廉用弗張聞孔昭也匪嗇其醕裔之紹也琢石

刻文示不忒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華亭潘叔寬間携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英為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於盜此其孤也先生辱賜之銘則世英為不死矣余鄉使過吳聞吳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數見其歌詩及是乃知望雲為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幼機敏姆抱侍父側聞人議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問尤喜讀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家嚴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或勸為吏曰吏治文書刻深不可為儒官則又曰有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薦隨牒至閩

南會早方兩副帥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僉憲馬本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補用君喜曰是役雖微將命往來庶可行吾志乎聞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饜猶榜吏必愜所需乃去君數往來一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吏具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允有遣必先君汀寇林頑斷官道鞞鹽場煽毒齊民君悉釋其誣復業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僂游鈎結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為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堅賊心請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何君曰吾行布宣天

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慰喻皆感
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天錫儒生
洪希文率衆上書請留為令莆田縣民董安亦以君行境
無擾請如僊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留贊郡事帥府錄
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實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
王公復驗事既顯白久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
勸君曰小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分兵守關君
實董之左丞老鎮江東遣使起關上兵使者露刃引弓
以威脅君曰吾受命守關兵一轉足則閩危矣且軍中
知有元帥令不知有丞檄也使者厲聲曰汝不畏死耶君
張髯引頸曰誠不畏頭可與兵不可與使者還白左丞嘆

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興化戶居多君此行吏前
縱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漁船應命君立賞使首實得
大舶二百艘餘盡免放泉舊有水門議者慮為寇利遣軍
督塞之商船貧於私稅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君求
免君曰水門塞誠非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廬掠婦
女寶貨若等獨得安乎門塞泉果無虞胡兵戍泉者以糧
絕致變郡吏多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嘗善遇
我不汝害也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孰何君
行視城見石刻某氏者問吏具服盡以石歸之民益感悅
君行事寬厚大率類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
兵航海會捕有報安溪賊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為動後

五日賊突入縣解君坐不起手又罵賊不絕口遂遇害至
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祔于
千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子一
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稱德者
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為君生也為親死安於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
成仁墓祠適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千山曾祖楫祖恕父文仲
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美風度涉獵經史間喜神僊道士之
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

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
祭有禮三年不與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
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
民困於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為約遂無敢後者縣令
柴君詣府白事張侯頤問曰汝何以使民皆信從耶令曰
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愬吏雜署灾狀無所徵
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實部使者復驗信侯益賢之其秋
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竟辭
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聞君
名召至幕下與計事差次下上無不合意延祐初詔遣平
章、閣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

庭下盛氣臨之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孰敢欺公，愿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嘖嘖稱善不已。江南創行包銀法，省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為白。相府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為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為市。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督視，僉事范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為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與有力焉。」先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去。會宣撫使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為紹狀訴二侯受賄不法事。下嘉興守杜侯

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力諫。今侯以論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而吾徒坐視不顧，設不幸中計，奈何？」遂趨二侯備論，所以皆感悟痛自責，相好如初。杜侯聞之，亦抵奸民罪。君平居如無能者，及聞義則奮不顧事，長姊恂，惟謹。弟昌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己子。交朋友接姙族，御奴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失學者，則聘名師教之。故人皆彬，興於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周君聞之，得毋不我直乎？」於是義聲日起，而上下翕然稱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往，而劇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明年某月日，葬于所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淑德。子二人，瑾瓌皆績學踵行克

世其家孫三人同生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
時君卒已廿九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璵走謁泣拜以郡人
王澤狀請銘廼畧其文而銘之曰
聞義而勇不謀於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原田
既均慁匹夫與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與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徙
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與群兒嬉
戲常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辨析
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

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
家庭接賓友處鄉黨遇姍族無大小疏戚皆畏而愛之里
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亡不各當其意
間有歎於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
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
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有禮
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治圃於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
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畫舫
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碁解衣岸幘諧笑終日
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
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

與君等別矣遂偷然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
長靈次熙次雙驢女二人孫男一人回孫以是月廿四日
辛酉葬于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
狀來請銘曰

紫陽蒼々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適當
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梗柶弗棟弗梁如彼椅桐
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昇之厚胡嗇其祿復褫其壽子孫
說：戩穀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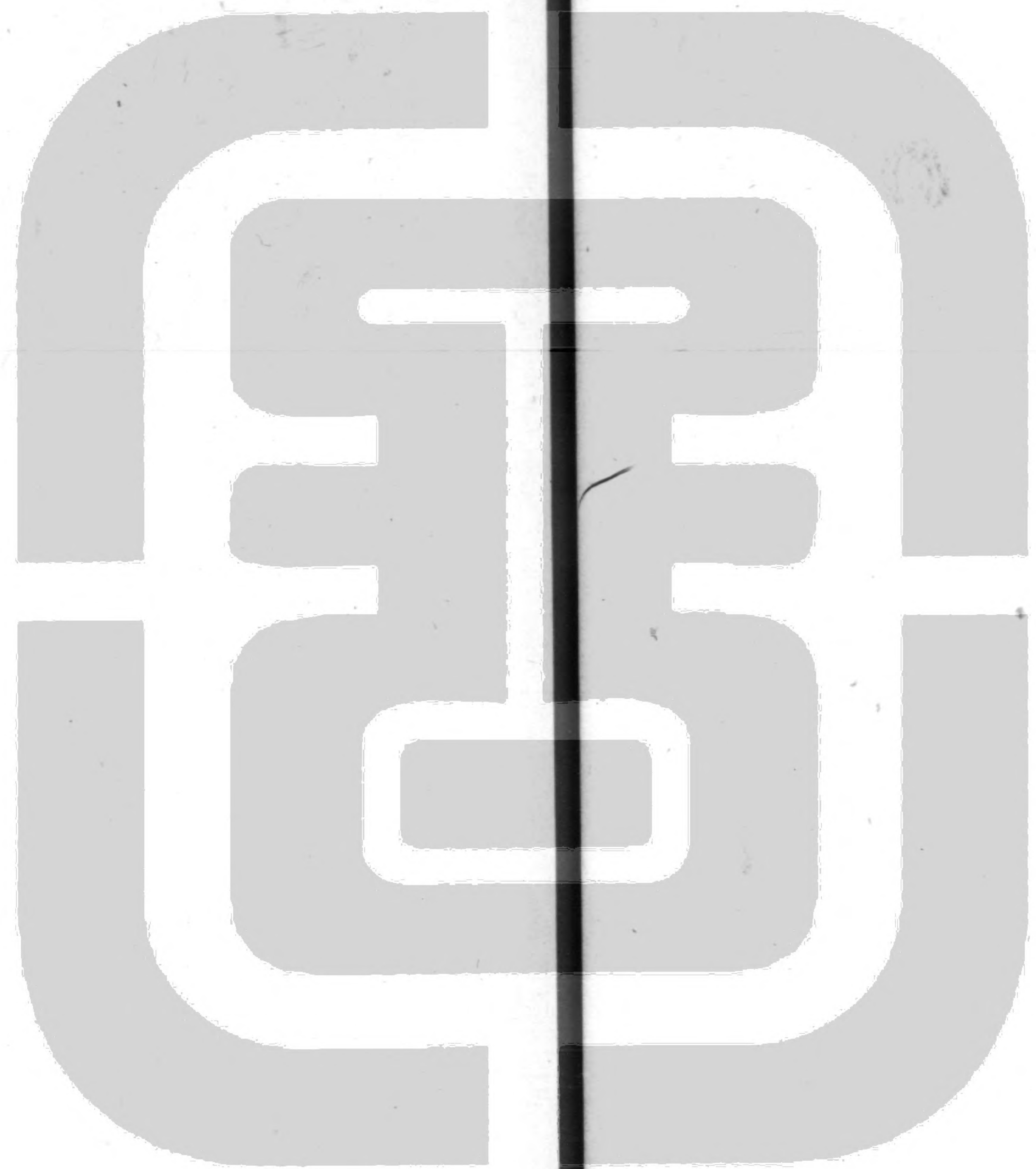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已
酉葬于脩竹鄉干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實來

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於
菟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
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霽者在唐中葉自閩之
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
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
宣和中十八世孫景脩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脩生某
生從龍從事即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即幹辦平
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於咸淳壬
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於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
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
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榮從行功

居多德成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闕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擬求官者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為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內履愿交平居於姍族鄉黨調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為治

喪葬固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魯忽歹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騶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



上輒蹙額不樂遇斷梗浮苴即親持以歸鴨鷄羊豕之畜
非賓祭不妄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雖累千金
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徹居宅處士抱神王祭器去
因輒嘆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居室顧里中纍纍露處於
情獨能已乎乃亟發廩以濟災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
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
燕居傍列配從尊壘爵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
教如初遠方貧而來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
禮彬：揖讓視昔加盛焉立義庄以贍父母妻三族月給
米鈔歲給布帛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
死無斂者槨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費鉅

萬若渠堰道路宮寺與凡役于公上者亦無不力先之東
嶽祠歲久就圯間過而見之曰吾施於人或庶幾矣神其
可緩乎迺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中甃露臺周繚以垣像
繪之設穆、乎其有容民吏禱禳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
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盡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哭
如始喪時兄某卒撫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厚奩
橐以嫁之居家嚴過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妄言久
而益敬晚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衲為方外交又
築堂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其中
日從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某日語家人曰
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子孫治後

事正坐儵然而逝容貌三日不變處士生之年為至元癸
巳月為丁酉日為壬子以卒之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西
集賢鄉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
文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
男五人頤蒙益大有中孚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
適陸鑄皆仕族居貞幼既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
道狀泣拜請曰昔曾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為之銘今我
先人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孰克取而此維處與出不可操而一發于身不
斲于人晦于時不憚于施維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提刑
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興焉
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
選教授郡儒學晦生遠嘗長幕涇縣遠生四子長應同韶
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
八歲失父鞠於經歷君既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
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
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
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
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熖熏
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顧藉

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潛卿禮
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
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選俾錄廣德儒學三
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
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墻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
子弟踰年以內艱去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
人賢之服除調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饒士常數十不給
則往貸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
二百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吳興察
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法安
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

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敵慢期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為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留為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氏撫諸侄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個儻若此自謂功名可以立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

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于海寧州彭坡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閩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孰儷其華疇比潔履斯為順施可烈士以璋合環以珖翼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紲彭湖渤瀆山截薛墓門鏡珉堅婉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千山之陽泖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齋

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脩唐季為侍御
史遭亂避地永嘉始為永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趙氏父
處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二子又為松江人君生之夕母夫
人夢一道士豐儀美髯長揖而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
乎覺而得君領下猶有髯在君幼穎悟異常見授之書隨
口成誦年十三肄業郡庠時翰林學士張周卿方出為守
朔旦課諸生春陰詩君操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斜
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通經考史於百
家諸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蓄善藥遇人疾病
雖小家亦往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雖餽以千金終不
肯一顧三薦為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詔尚方以

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異不當流為醫
請署史庸田又不就與母同第居內外無間言既死撫其
二子皆使有成君好脩潔戴折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
步趨儵然或着紫紵袍束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
之年幾八十而肌膚猶若冰雪其所為詩歌流麗清遠意
出天巧絕類王維孟浩然所居闢小閣中列古彝鼎法書
名畫焚香靜坐終日書非佳墨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
食士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之脩
竹鄉居里之傍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平縣儒學
教諭先卒次穆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行次適華亭周

瓊孫男二女四至正丙申秋予客華亭一見如平生歡間
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
明年秋予將使閩廣頴衰經走錢唐泣拜請曰先君死將
暝猶顧頴言銘我者非負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
曰
珠玉雖瑯不掩乎水碧空青鸞鳳雖靈不嫌乎鷗鷺潔清
吾於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丘

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之有
功者上之朝於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朝列大夫

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問官樂清縣男
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
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南郡君既受命遣予使過
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
里其先福州人五代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
里曾祖某祖某故不仕父慶祖承務郎漳州路總管府判
官君儀觀竒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
吳夫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
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為也盡以先人田宅遺二
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給心甚憂
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得所歸每傷幼

喪其父觸事輒愴然興感因即近里叔寺日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有所聞者出片言折之亡不憚解故鄉鄰事少不直輒相告曰吾何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於至元某月某日卒於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為至元七年九月廿三日葬於前倉嶺薦舉鄉清華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女一人幼銘曰於淑郵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卹典羨則行清華封坎

其宮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謂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為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煒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

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亭專務培尅貸私錢不
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
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為令禁止之課嘗最於諸場
嘗遇旱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
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
為糾狀排去之君居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
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
當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場鹽
司丞君至則政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
師訓其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
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首富藏庫使處心廉平

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
出門戶晚築別墅於月湖之濱未幾改馭武校尉温州路
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祭已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
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頌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
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廩以食宗
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
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葬於鄞縣陽堂鄉官棧之
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
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
於管郭氏之學葬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
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

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
錄次黨次薦次勳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
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黽勉
力行以求無愧於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
銘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快也不愧其心職之
踐也雖嗇而豐徹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藻涌
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琢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漕闕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郎中
劉君仁本張君啟原理問立君楠皆乞銘其先墓余既辭

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福建行省都事
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余方愧前所著文粹
粹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為之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
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廉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
曰君諱應先字復古其先為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
亂始來天台三世至承務郎維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
傳八世至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於君為曾大父
琳生世仁備職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於君為大父世
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柳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郎則
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生十四年而宣義卒母陳氏
亦相繼歿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即廬墓讀書益刻志自

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戚昏喪分財給助惟
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
此我輩不委溝壑足矣其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
未幾官行賑助法吏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
耳今法也其何辭遂鬻資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
者書數千卷爾然客至猶治酒殺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
師以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為儒者貧庸何傷君
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而人亦未嘗不
知君也君生於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元統甲戌
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于方
山壕麓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承直郎

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熈次守仁
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
凡十一世皆葬于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扁于宋丞相
謝深甫其井曰孝義則杜清獻公範之所題也文寶復能
以聰敏剛介贊襄藩省以有卹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
曰
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閱其幽光令德
攸緒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
申君歌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可考父芝生二

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
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磨為古文家無儋石之儲而能怡
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為不及壬辰兵
亂詢饒避迂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
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
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袁叅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
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為之斂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
者乎乃買地治葬于石輦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
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於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而義
袁君之為也宣城貢師泰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
來求銘銘曰

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嗇其逢孰茂其初
而遏其終謂天夢之孰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為鑪峰又東十里至於海高者垠嶸
嗒呀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最號窮僻予被命北還道
過其地見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之則東陽儒澤
里曾氏子也既止客舍則復拜曰勝等不肖不幸先君死
且葬矣惟是隱德下里名弗克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
庶歿存有榮耀焉謹以里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
也乃為次第其狀曰曾氏之先浮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
於是子孫世業儒因名里儒澤君諱賢字希聖曾祖諱若

晦宋儒林郎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父能自樹立事
母以孝稱久而家益裕君長身脩髯儀狀魁偉讀書脩行
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義好施予恥言人之過設鄉
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鄰里事或不直得君片言即謝去
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曾君云君先娶黃氏生二子長即
勝次曰廣再娶姚氏亦生二子曰曰忠既皆婚娶悉以
田宅僮奴分遺之退居半山之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
以為樂因自號半山君生於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於
至正辛丑八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顧謂諸子
曰吾生承平晚遭離亂今得正而斃焉幸矣汝等其慎自
勉其冬十一月庚申勝等奉柩合葬于里南夔山之原嗚

呼海濱窮僻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流俗而諸子又能不
沒其父名是宜銘：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溪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克紹
其先馴行恭謹恂恂不愆俎豆其鄉弦歌其里衆口一辭
善譽滋起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寔見諸孤倉皇
留銘為來者勸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劉

公壙誌銘

公諱貞字廷幹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諫：生昕皆
以明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賢佐金末舉進士監支桃園
屯戍軍馬糧草使始居益都遂為益都人妣張氏大父諱

份萊州判官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夫人父諱克誠累官南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以奇節聞天下妣侯氏贈彭城郡夫人公魁碩負氣博覽經史善書明律試江西浙東西三道廉訪司書吏更蔭補都大庸田司知事掾江浙行省除兩浙運司知事辟南臺令史歷江浙行省檢校官平江路推官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擢南臺監察御史陞都事入拜監察御史改宣徽院判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海道都漕運萬戶浙東廉訪使時年幾七十數上書乞致仕不報拜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尋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公慨然

曰吾辛苦四十年受國厚恩值時多艱報効職也願老病若此其敢尸祿以曠官哉至正戊戌秋始決意辭去更號知止翁東絕江南踰嶺止居武夷山中明年盜犯閩關乃走建寧又明年下延平沿流至閩縣之歸善里未逾月病革出手書以後事囑家人儵然而逝三日神色不變公由將仕郎累官中奉大夫平生勵操清苦所至政譽旁溢中外稱良御史賢太守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公生於前至元己丑正月二十九日卒於至正辛丑六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是年七月十日權厝於雙溪里延祐寺之東原娶唐括氏繼丁氏先公卒俱贈彭城郡夫人唐括夫人生子一人曰時敏蚤卒以姪憲後女一人贅兩浙運司鮑即場

管勾能梓外孫男二人曰文煥江浙行宣政院照磨曰文炤幼女一人適江浙行省照磨岳師訥嗚呼公生也無愧死也無憾雖當流離轉徙之餘克保爵壽以終其得於天者亦已厚矣書其槩納諸壙中且為銘曰
山之東閩之中吁始終名無窮

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鄧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敦武校尉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南昌鄧君死于賊二十一年三月里人車允德間走至閩其子僉江西征行都元帥孔哲孫南臺監察御史仁傑始聞訃發喪呼號痛絕大夫士咸赴吊明日師泰亦往焉孔哲等若有所請而悲不能言也又明日遣允德

來致其辭曰先君不幸遭罹禍患孔哲等抱痛終天不敢以衰經見先生幸哀而賜之銘師泰聞江右人久高鄧君行義今又辱與御史交遂不復辭按狀君諱德明字正甫別號梓林本安松里熊玄隱之仲子其母蕭夫人有女第事三磚鄧子美無嗣因鞠為子君既後鄧氏益治生產通有無更大其第宅聘名師教二庶弟既婚娶悉以鄧氏田園歸之每歲暮必分遣子弟出粟以貸貧人及期無以償亦不較也四方賓客至者皆厚為之禮不給輒資之無不各慰其情鄉鄰有鬪者得君一言即解去或有所覬則密出私財予之事已終不言江淮饑流民群聚率數百人橫行鄉村掠財物無顧忌居民往往逃避君為飲食善導之

出境故君所居里獨無擾郡有武陽渡距城一舍江所濶
遠使者至遇風雨無所止息君白有司置傳江上且請身
率先之未幾軍興他驛皆斷絕獨武陽不廢君之力也十
四年汝穎賊犯豫章進逼賊下民吏多奔潰君召孔哲及
孫漢傑語之曰省治所在萬一失守江右其可保乎汝曹
尚戮力盡忠以共王事於是急募兵得萬餘人分列東西
兩所以遏賊鋒逾月賊退復移兵佐叅政朶歹克復撫州
建昌功上大司徒平章旌其門曰耆德忠義之門仍授孔
哲敦武校尉義兵百戶漢傑忠翊校尉同知婺源州事君
以孔哲階上品封今官十八年四月淮寇乘暴漲復犯豫
章翌日城陷省印失所在君力求得之即遣孫漢臣從馮

叅政驥走撫州歸諸大司徒先是仁傑以誅詹天麒功為
漳州推官尋擢江西行省都事奉詔諭豫章賊：關仁傑
且至疑君為間盡徙鄧氏一百五十餘口山南之潛江君
曰自兵興來吾家起義八年三世受恩今吾年九十四矣
尚恐不義而生乎遂不食死舟中君性沈毅不妄言笑平
居無所好獨喜畜良馬觀池魚識者固已知其所負矣娶
胡氏先十七年卒葬所居之南梅溪山子男六人曰用章
曰用文曰用中曰用和以子仁傑官封儒林郎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曰用平曰孔哲即僉都元帥官
武畧將軍孫男一十六人曰漢傑即婺源州同知曰仁傑
即御史官奉議大夫曰漢英進義副尉龍興路進賢縣主

簿曰漢臣曰顯進義校尉南康路建昌州判官曰漢忠
 顯校尉同知萍鄉州事曰漢興漢廣並行省宣使曰漢臣
 樞密院宣使曰漢皓吉安路白鷺州書院山長曰漢鼎曰
 漢輔曰漢霖曰漢東曰漢佐曾孫男一十一人玄孫男五
 人孔哲等將以其年月日遷君柩與胡夫人合葬焉為之
 銘曰
 百年其身五世其仁御逸吾神漁樂吾真生德吾鄰死名
 吾賓義魄忠縕江月山雲

袁隱君墓誌銘

長溪之西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袁順鄉父質而有文介
 而能通治身居鄉優游而有餘死且十二年矣予被召北

還道過長溪方入舍館客有戎服來謁者壯士握刀列戟
 擁左右既升階即鞠跪帖：謙若下士乃知為江西叅政
 袁君天祿而隱君之第四子也明日至則禮益恭拱而前
 曰先君早棄諸孤葬雖久居大山長谷間未得名士鉅卿
 為之銘惟先生是望予謂子仗義立功遂有顯爵而諸兄
 又皆出為世用推恩褒卹當不遠矣姑俟之銘未晚也又
 明日復至執里人黃寬狀俯伏再拜曰惟茲海濱幸辱過
 臨銘其不獲則重不孝矣予嘉叅政之能篤於其親也用
 不復辭按狀隱君諱邦寧世居柘陽里曾祖某祖世南歷
 官順昌縣尹初母于夫人無子聞洪源林氏先瑩松上開
 花大如牡丹已而生三子眾異之夫人乃鞠其季為繼及

長果侗儻有氣節當至正丙子初能守其鄉邦雄貨埒封
君生子曰陽臻則隱君父也隱君年少遭家不造出贅柳
營陶氏克自樹立內治生產以約為豐外爬羅鉅細事無
不解由是順昌遺業復大振矣隱君事婆姑如事其母鄉
鄰貧者必出粟以周之賢士來者必倒屣以迎之凡喪有
不舉者悉為營葬焉屬時多艱宇益失利奸民扇為私販
因行標掠莫之誰何隱君居當經行處間顧族閭曰是不
可以無備因使鄉人子弟習為兵得二千餘人寇至輒敗
去人咸稱隱君假令不死其才豈止排難解紛而已耶隱
君生於至元壬寅二月十四日卒於至正辛卯三月十一
日春秋五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眉洋之原陶氏端靜

自衛理家教子井：有叙今有司旌其門曰貞節袁母陶
氏云子男五人長洋福寧州尹次深文武德將軍海道僉
都元帥次安文昭信校尉同知興化路事蚤卒次即天祿
官中奉大夫次達文西曰巡檢死於兵女一人適林受曾
嗚呼隱君負才與行用不於其身而於其後之人可銘矣
銘曰
器堅而良且潛其光水涯山顛時之杌捏行之戾契迺全
其天欲弛而張將弱而強為圖族先惟後用顯行賁卹典
我銘匪愆

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高君

墓誌銘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高君諱本祖字本祖世饒州安仁縣
儒家曾祖元素祖起宗父君嘉宋待補太學生母易氏君
幼學於牧心楊先生穎悟有詩名言叻々若不能出諸口
而行義推於鄉里蚤受知於疏齋盧公澹齋張公以御史
薦將辟海北憲史廣東部使者知君賢羅致之君不忍遠
違其親遂奉以行已而丁外艱扶柩歸葬哀毀跋涉幾不
能生服除迂廣西從使者按行諸郡獄多平反會八桂科
斂事覺諸吏率以贓敗君獨無有憲使詰訴者曰何以無
高書吏耶訴者頓首謝曰高書吏廉不敢以私囑々之則
敗吾事由是臺憲益賢之既書考巡檢荔浦縣之南源砦
辟帥府令史以嫌去調恭城縣之西嶺砦巡檢復以疾免

改將仕佐郎常德路照磨常德多官湖自監守以下各私
其一謂之分例湖照磨所得當錢六千緡君不受悉以歸
諸官日坐幕府閱故牘刮廁宿弊豪猾為之屏跡行省遂
辟君掾未幾又辭歸創樓以奉母夫人蜀郡虞公題之曰
春暉君有二寡姊皆別築室居之且割田以資其養延師
以教其子易夫人朝夕往來杯酒上壽怡怡愉愉醉即擁
輿而還後除漳州路知事階將仕郎君以漳遠不欲去太
夫人曰汝母以我故重違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
君既至凡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
事未行了內艱服除進承事郎天富南監場司令病不及
行朝議以君嘗有德於漳也擢君為經歷士民聞之喜曰

高君來吾屬安矣君為政一切務從寬簡會有詔減民租三分君以龍岩被兵久力請盡蠲今年租賦李志甫及南勝縣士蕭景茂罵賊死陳端才妻蔡不受汚自沈於河君悉上其事以旌異之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沒漳潮間潮吏來捕得之即遣龍溪主簿方吉夫為衛北行君以事出郡監典任受賄縱賊反誣潮吏君嘆曰受賄縱賊何異賊耶白大府復械賊送潮人歌之會廷選守令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縣尹時蓮城賊魏梅壽聚眾剽掠勢方張君單騎直抵其壘賊聞高縣尹且至開門迎拜君反覆慰諭賊皆感泣不數日縣境帖然以功陞承直郎帥府經歷君執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賊何源林頑為亂君率兵萬餘

人覆其巢穴乃大脩壁壘屯田積穀以實邊餉寬民征毗陵華玉以罪流上杭重賂權貴將求內徙陰持百金來見君叱絕之及君還汀州遮道請留不果為刻石頌之賊陳君信起僂游君復統兵往捕距賊不數里遙見賊方渡溪軍吏曰賊勢盛不可迫擊君怒罵曰汝欲挫吾士氣耶躍馬疾馳士卒大呼隨之賊皆披靡追至半舍擒其先鋒一百餘人得所掠財物婦女悉給其主翰林待制林泉生為撰平寇碑甚詳凱還部使者率僚佐詣門勸酒勞君已而又出諭汀延復大曆戶七千二十六口二萬八千四百一君在軍久感瘴癘還至延平疾革或勸之歸君曰吾死於行吾事畢矣遂卒實至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也享年六

十有七別號本齋娶江氏生女四人長適戴鏞次適李某
餘蚤卒以從子善繼為後君之未沒也嘗謂善繼曰我死
必歸葬先塋側今死十年矣善繼間泣拜請曰屬時艱葬
雖未克如志幸得先生銘以俟他日庶幾先君為不亡矣
遂銘不辭銘曰
行之隆而位不崇才之豐而壽不克澤止於躬嗣繼其從
有祿有功克保令終匪天夢之視君之逢

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楊君

墓誌銘

君諱杰字子俊姓楊氏莫寧人曾祖某祖弘蚤卒贈奉議
大夫莫寧路沿中妣李氏贈正平縣君以守節旌其門父

鉉江西廉訪司經歷年六十二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
其事以君官贈朝散大夫同僉中政院事騎都尉弘農郡
伯母龐氏弘農郡君有孝行侍父母不忍一日舍去年
四十始出仕以儒貢閩憲史辟南臺察院書吏出官為福
建元帥府照磨擢海北廉訪司知事丁外艱服闋改湖北
陞山南經歷調廣西拜西臺監察御史遂僉海北憲君為
史即有譽與同列李廷佐齊名其辟南臺從御史按行宣
政院官吏賦鎮江萬戶寧某不法人咸稱之在福建時以
鞠獄有聲及任海北守法不阿照磨劉某徇私于政君沮
之劉恚數譖毀君及劉掾中臺君六年不調遂辭歸金陵
以父母兄嫂喪俱在江南不得歸莫寧乃卜城南地叙葬

之日課僮奴蒔竹種松若將終身焉既而御史劾劉賊汚
復起君任湖北會朝廷遣勅使行天下湖南北之司憲者
多被罪君遠近見之勅使雅知君慰勞甚至及在山南憲
監苛暴自恣好用大杖擊人君曰此不法非風憲體也始
甚難之既則斂服一年而紀綱大振比遷廣西吏民擁道
涕泣不忍君去廣西猺獠相扇為變逼圍靜江城危甚君
督帥將出戰賊遂遁後以御史將赴西臺值靈川興安賊
梗咸勸君無遽行君曰吾無愧於心行復何疑賊果追之
知為君也皆散去既視事出按四川四川平章和尚與憲
監某有隙互相詆誣連逮百餘人君取構釁者置之法餘
悉釋之二公報服所至賊吏望風去聞海北命下遂上御

史印就道之官一年慨然嘆曰吾父兄官止五品今杰出
素望矣且年將七十其可不知止足哉遂謝政去比還湖
湘則賊已陷武昌由宜陽至臨江則豫章圍又急乃道寧
都入閩居閩中十年乃終嗚呼君亦知幾者哉君平生清
苦尚氣節歷官皆在風紀門無私謁少頗嗜酒母夫人臨
終執其手囑之曰汝名未立宜以酒為戒自是不飲酒者
三十年娶白氏累贈弘農郡君子二人長忠松溪縣主簿
辟福建行省掾吏次德湖廣行省宣使君之兄二人長默
蔭湖州錄事判官次熙累官御史臺都事無子君以德後
之孫八人曾孫一人君以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卒于善化
里之寓館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月日權厝于候官縣五

里山之原又四年宣城貢師奉為之銘曰
侃：揚君邦之司直有則有儀不矯不激執我矩矱以贊
紀綱艾耆益恭維憲之望縣車雷陽散策海嶼振：孫子
左挈右顧天佑醇德克保令終我貽爾銘以誌幽宮

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

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番易朱文選母夫人蔡氏
以至正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浦江之舍館越十日權
厝於縣西之福泉山明年夏五余客海昌文選介其友紹
興儒學錄李允以狀來請曰文選甚愚慙早喪吾父承夫
人之訓游學南方至順三年因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于
桂林潛却明年皇帝御極入見于明仁殿賜襲衣上尊恩

寵甚渥後五年授忠顯校尉泰州萬戶府千戶戍歛未幾
吾父諱可傳亦贈武德將軍泰州萬戶府千戶追封驍騎
尉安仁縣子母封安仁縣太君顧惟先父嘗得銘於武威
余公今吾母死且暮未有一辭以刻不肖孤罪莫大焉日
夜將走見先生以請而又迫於軍旅之事出則甲冑馳驅
入則衰絰號泣以是無須臾間先生甚幸不棄則吾母為
不死而文選庶其有光耀矣按狀夫人諱貞節世居樂平
之麟頭里宋虞官文煥曾孫女也大父叔廣以貲產雄鄉
里父祥甫宋太學上舍釋褐母彭氏番陽縣丞伯皋孫女
無子鍾愛夫人有求婚者輒沮之曰吾兒不以與庸眾人
獨賢武德君而許妻之武德業儒家故貧父母又年老及

夫人之歸悉屏華飾練衣布裳身任勤苦晝夜益治絲枲紡織用資不給遂使衣有餘帛食有餘肉而孝養之供賓祭之設靡不完好鮮潔克盡其禮矣武德卒夫人教諸子愈嚴凡有行非得請不敢專及文選在官而夫人之訓猶不置遇飲食稍豐即止之曰獨不思汝父貧時乎汝不負吾言即老身安矣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江東弗靖行者調兵鎮姑孰衆懼不敢行夫人舉酒酌之曰戮力圖報正在今日文選遂行越三月歛陷夫人攜諸婦孫走匿山谷中數濱於死明年始迎養鎮所又明年行御史臺中丞總兵江淮分遣擊賊于裕溪之更樓口踰月捷聞夫人喜曰果不負吾言矣又明年還歛冬十有二月城再陷夫人避遷

錢唐將解舟文選追至溪澣夫人望見曰汝幸不死尚欲顧家耶文選感泣還收散卒得二百七十人啣枚夜進大破賊衆十七年城又陷文選殊死戰不利率孤兵退駐建德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臺以婺州寇急調鎮浦江夫人以憂思成疾每進藥輒揮去曰吾年老遭世如此得善終足矣奚以藥為遂卒夫人生於宋咸淳壬申六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七子男三人長文載金竹府儒學正先夫人十年卒次即文選次文遂女亦巽邊番易劉聲遠孫男必明必強女德媯適樂平蔡烜孫夫人從孫也銘曰有碩蔡宗番里之雄迺生夫人婉婉德容既歸朱門益順以恭縞衣綦巾易約為豐相夫以孝訓子以忠孝之食

玩齋集卷十
是封大邑象服魚軒命自天錫白髮迎養逢時孔棘眉壽
令終墓則有刻媿彼彤管永作母則

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至正丁酉夏六月十日甲辰宣州張公亮母夫人卒於杭
州之新庄橋里既藁殯於西湖雷峰之下二年矣公亮一
日走予海寧寓舍泣拜請曰不肖孤賴先人之訓以文學
教授蘓之常熟因吏浙西憲府苟薄祿以為養及迎吾母
至三月而宣州陷又一年而杭受兵憂惶驚懼遂以成疾
而卒日夜思念四郊多壘而雷峰之殯且不妥將以今年
秋八月某日權厝於慈南嶺之安福山先生幸哀而誌焉
惟其先太夫人為公亮從姑公亮則予第也誌其敢辭乎

夫人本姓魏氏諱德媛宋叅政敏肅公良臣之七世孫父
諱愿國初為軍資庫使母史氏昇大族庫使與郡人寧國
縣尹胡君：用同為庫職夫人方五歲胡夫人鄭氏見而
愛之養為己女遂姓胡氏及筭縣尹君謂夫人令德宜得
賢配時郡士張君允恭有俊譽遂歸之張氏世居河東自
武德大夫立扈宋來居宣城之經武里其子澤之仕至觀
察使君其五世孫也夫人貌端而溫言簡而文性靜而通
喜讀書日數過即不忘而於織絰組紉之事尤極工巧家
有長姑早寡夫人遇之甚謹事無大小悉聽處置終其身
無間言張氏族貧有散居城西墓廬者遇陰雨風雪夫人
輒賦額不樂顧婢子曰其當寒其當飢奈何即遣蒼頭致

繒絮糗糒需其返問無恙始怡然食飲由是宗黨多德之
夫人生於貴族長於富室而聘於儒家無毫髮吝驕氣婦
道母儀雍：如也今雖不幸不得即葬先壠猶幸得免鄉
閭之禍以安靈於湖山間豈非天於善人固有以相之歟
夫人生於至元癸未二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五子二人
長即公亮娶同郡湯氏繼番易余氏江浙儒學提舉諱謙
之女次相生蚤卒女二人長淑英適溧水史疇次道瑩庶
生愛之如已出適南陵秦德早卒孫男五人林某：某：
女一人正適予兄江陰州尹次子本之銘曰
吁嗟夫人敏肅之孫柔靜且惠克配德門既宜其家遂及
諸昆恤我宗戚亦莫不均存母則慈在婦則孝曰賓而筵

曰祭而芼中壺之懿小大是效書之琬琰可作母教子婦
孫女白髮來迎眉壽令終于杭之城慈雲權厝式昭茲銘
尚俟底平以歸先塋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諱妙靜故宋魏國忠獻王四世孫膺曹始扈
蹕南來居於越子孫散處城邑其在山陰柘林者族尤盛
夫人之所出也曾大父巨源江西提刑大父友諒漕試解
元父淵三江鹽司管勾夫人生有淑質性專靜不樂華靡
善事父母遇有疾湯藥必親嘗乃進處兄弟十數人中各
盡禮意父母尤鍾愛之里中朱氏亦令族有子善學員俊
材謹於擇配夫人歸之即今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即中居仁也夫人年甫十九舅姑皆已早卒獨生母王氏
在夫人晨夕侍養不少懈補紉澣濯皆身為之而王母於
夫人篤愛亦至焉夫人以不及養舅姑每春秋祭祀必哭
泣灌奠盡哀乃已或饋之蔬菓時饌亦先薦進然後敢食
王母沒夫人治家益勤於親族婚喪慶吊禮行甚謹然未
嘗輒自往嘗從即中官錢唐姑蘇親戚或載酒饌請遊湖
山間夫人終不一出曰游觀非婦人事也平居好施遇陰
雨風雪隣里有不給者即遣蒼頭束薪負米往遺之孤嫗
無歸者養之終其身夫人嫁時得分田二十畝其後韓氏
貧悉以歸其兄弟晨起坐堂上誦佛書數過飯止蔬筍日
中間一肉食其於利泊如也即中嘗笑語夫人吾仕久益

貧奈何夫人正色曰商賈趨利以求富君子學道以立身
君能潔已治人貧庸何傷即中感其言所至行益力名益
著夫人蓋不為無助矣即中多仕遠方夫人教諸子甚嚴
雖隆暑不冠帶不許見聘名師程課之蚤莫不少休宗族
內外二百餘人斬：有序一不率教則衆讓之故無少長
皆敬憚夫人至正丁亥秋感憂疾久不差隣里亦為禱明
年正月疾革顧諸子曰吾為朱門婦三十餘年雖不能大
興而家幸不累而父清白吾死矣為我謝而父尚善保之
語畢而逝實十有三日也夫人生於大德四年七月三日
享年四十有九子男六人克恭克寬克信克惠夫人出也
庶二人克敏燕京奴孫男三人童童觀童畿孫訃至京師

即中於時從事中書省遣使南方大臣聞其喪出錢千緡
為贖明年即中以工部入作司提舉始贈宜人且謂夫人
有德於我家葬必得善地我親視其窆乃可窆十八年秋
克信以國子生為朝官奉詔祠神海上既事與其兄克恭
謀曰吾父長幕府閩省事重歸未期又亂離若此其可使
吾母久於藁殯乎乃卜地濠湖之濱瑣山之麓將請命即
中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葬焉前期來乞銘克信肄業成
均予為司業而即中又予契也銘其可辭銘曰

有碩韓宗維相之別世著令德遂望於越夫人之生有德
有儀歸于朱門君子是宜溫：其恭翼：其敬為父則式
為母則訓孝於王母養不及姑哀號灌奠始終弗渝澹泊

之甘華飾之屏游觀絕跡防範維謹睦嫻卹族賑急周貧
施於內外其心孔仁教子有方相夫有道東海之濱爾則
爾傲爾則爾傲錫之寵光况其後人孰敢與京瑣山萃止
濠水匯止勒銘墓門永千百祀

徐母葉氏墓誌銘

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有傳
之五年為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葉氏卒又
明年九月壬寅葬於縣之永豐鄉河墩之原既葬十有三
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越州人生於至元丁
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慎勤儉將事而敏處眾而
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

行中書省又交昭文久知其言行之可信也故不辭為之
銘：曰
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然不爽
不愆將永其傳

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七日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天台劉仁本母夫人王氏以疾卒既卒之明年冬十一月
丙申葬於居里委羽山之原又明年仁本請於朝得封父
孛奉訓大夫中書禮部郎中母王氏贈天台郡君其冬師
恭奉詔轉漕閩廣道過舜江仁本伏謁泣請曰仁本不肖
幸選于鄉吏于部使者累遷行省幙府以承卹典皆夫人

教訓之及也先生世掌太史能不少留為吾母銘乎仁本
言若此其復何辭夫人諱可道世為天台人祖某故不仕
父摻昌國州都目夫人生有淑質善事父母年二十六嬪
于禮部君：本僊居郭正肅公再從孫因出為舅氏樂清
劉長卿後遂居縣之大球里夫人來時禮部君父母皆沒
獨大父朝請公在年過九十治家嚴甚夫人痛傷不及養
舅姑晨昏奉朝請尤謹庖爨浣濯皆躬為之每侍食左右
食已迺退一日居里灾夫人倉惶掖朝請避遷別業別業
去居第數百步夫人日往來省候不少懈朝請公嘗曰新
婦孝順我：無以報願新婦生賢子如孝我足矣朝請死
夫人哀毀盡禮服除禮部君辟吏黃岩持法平州人愛之

而君亦愛州之山水深秀始築室居焉及君累調衢處轉
攢浦鹽司典史夫人獨留家治靈事日夕課諸子讀書率
群婢紡績至夜分尤不已身衣練素諸子既長猶不得服
華靡仁本吏閩時嘗積俸錢歸遺夫人夫人即以予宗族
鄰里之貧者其勤儉好施蓋出天性云夫人嚴而有容靜
而有識事上使下咸得其情故鄉里賢夫人如出一口至
正間州數被兵時夫人居山谷中子婦俱從怡愉色養若
罔聞知及事平出居新第竟以壽終嗚呼天于夫人亦已
厚矣夫人生於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
有四子男四人長即仁本次榮温州路永嘉縣丞次斌台
州路儒學教授次章處州路松陽縣尉孫男六人昂慶元

路儒學正榘臨海縣儒學教諭常方舉茂才忻燠尚幼女
九人煥如適王公寬溫如適林公存皆士族餘未行銘曰
坎之容封之隆為夫人之宮表有式訓有則為夫人之德
不僭不忒委羽冒：請視銘刻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浙以東著姓在慈溪曰茅首元家在餘姚曰李提刑家省
元諸孫僖生女淨貞笄聞提刑九世孫今翰林應奉庚孫
冠而賢遂以歸焉既歸而孝於舅姑順於夫子睦於宗族
宜於家人及舅姑歿能哭泣盡哀祭盡禮益相其夫以
有名聲教其子以克樹立而諸女之嫁又稱其家不使習
於華靡故內外無小大皆曰賢夫人賢夫人云寬而有制

靜而有常綜理家政秩然就序應奉雅好客夫人治共饋
無倦容其遇妾媵未嘗見疾聲暴氣而人自畏愛之至於
織紵組繡亦無不精緻父母家距居室幾六十里日遣子
弟奉甘旨候起居以終其身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咸
盡其道故鄉里言閨門者皆取法矣夫人生之年戊戌五
月十日卒之年癸巳十月廿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子一
人伯顏以武功同知奉化州事女四人長季恒適茅備次
季和適茅備蚤世次季祥適茅雋皆夫人族次文琰出為
朱氏女亦夫人姊家也孫五人明德慈溪縣尉明誠舉茂
才份僮官皆幼女一人伯顏將以某年月日遷夫人柩葬
於縣之石臺鄉黃嶼山之原願惟祿不及養抱痛終天聞
予過四明謹遣其子明德執友人迺贖狀來請銘予讀之
有足徵者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德之恒兮儀之章兮族則昌兮媿則良兮嗣彌光兮坎其
藏兮死不亡兮

婺源程夫人墓誌銘

婺源程夫人李氏生七十六年而卒：二年而葬于里之
爐源魚墩葬二十二年為至正辛丑歲其孫致和避地建
寧聞予以使留三山乘小舟西下執其鄉先生胡初翁所
為狀來請曰致和祖母故家潭州通判樂平果堂先生李公睦之季
女內附後先生隱不仕嘗過吾里見吾先祖旅舍中與之
論學而知其造詣也許以夫人事焉先祖諱良金字玉淵

夫人既歸養舅姑以孝遇姻族以禮處內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順年三十生二子四女長即先君先君諱萬善甫十三歲而吾祖沒諸孤煢然在醫雜中門戶單薄賴夫人以克樹立使程氏子孫有田可耕有屋可廬知誦詩讀書以不流於他業者皆夫人賜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予見鄰里飢餓廢疾者輒戚不樂必思有以濟之乃己己壬申兩歲亢旱父老徧禱不應眾請具夫人姓名祝告之果大雨今吾里不幸陷于賊而致和又流散至此不得以時展省墳墓顧思吾祖母恩德實痛於心願先生誌而銘之俟時清寧將歸刻諸墓焉致和善學而敦行予與其從父禮部員外郎文為通家友而江東所值患難又相同聞斯言也能不惕

然為之興感乎遂銘不辭銘曰
鄙李季女子程之從於母有儀於婦有容副笄童童執奠于宗盛年而接眉壽而終維爾孫子孝思無窮既坎既封亦拱其松刻銘墓道庶永休風

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周浩母甌寧縣太君彭氏既沒之七年為正至壬寅其春三月浩自南劍來之官謁于城西寓館泣拜請曰浩無似幸以推擇為英國公府掾轉御史臺出官照磨檢校中書待罪御史遂來僉閩憲獲以恩封吾父江南理問知事為奉議大夫宣徽院判官驍騎尉甌寧縣子母宜人進封甌寧縣太君命將下而太君以

疾卒于豫章之官舍今吾父康強壽考得迎以就養而祿
乃不逮吾母每抱痛長號五內為之摧裂仁人君子聞之
宜必惻然有以動乎其中者矣惟是墓石未刻先生幸辱
賜之銘則豈徒吾母淑德懿範不遂泯滅而浩不孝之罪
亦庶其少逭乎按狀太君諱妙壽廬陵安成望族其先有
以節孝旌門者至今里中稱旌表彭氏父諱某有隱德母
易氏生二女一男太君最長性愉婉貞靜善女工彭君嘗
曰吾女當得佳婿不以妻凡子或稱同郡周君恒才行之
美彭君謂然遂歸周氏時姑劉宜人孀居已三十年太君
事之克盡婦道晨夕起居不少怠飲饌必親調乃進尤善
承候顏色以順適其意宜人長子毅既仕有祿食數遣子

第來迎宜人安太君卒不果往後以壽終太君哀痛過甚
得疾幾不能生故鄉鄙謂太君猶有彭節孝遺風焉太君
平居待宗族姻黨以禮遇僕隸媵妾以恩親踈輕重各適
其當故內外為之譽若出一口初彭隱君沒家甚貧第妹
咸仰給太君及易氏卒喪葬悉不資諸弟中年喜佛書意
若有所領悟遂長齋屏魚肉太君年三十即苦心疾編餌
善藥不効每發輒劇然卒未嘗就枕尤善書計居家治生
井井有條緒及寇陷其鄉太君倉卒逃避必與孫模俱常
謂婦歐易氏曰承周氏祀者在此孫死不可相棄也後二
年浩來閩中亟往迎太君太君曰吾老矣且聞閩南山險
灘峻道復多梗今病若此其能遠涉乎未幾太君果卒太

君生於大德丁酉某月日卒於至正丁酉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子男四人曰浩曰澄太君出也曰潤曰灃佑廢出也太君撫之一如己出女二長適劉奎次適尹武授孫二人曰模曰某曾孫女一人予向在京師與浩居相通故交甚密至正中承乏御史則浩方掾臺府故相知為特深於其請義不得辭銘曰猥猥狂奔楚氛黑閭里稚耆顛以踣夫君相里邦之式有子司憲正南國令儀婉婉閨壺則甌封啓土自天錫魚軒企望朝靡夕黼翬胡為照窀窆匡山可摧石可泐子孫繩食世德謂予不信視茲刻

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新州知州林君之配龍泉縣君潘氏諱妙真處之麗水人也曾祖恕宋平江府吳江縣丞祖應發宋鄉貢進士父弼將仕郎廣東廉訪司照磨母何氏縣君幼專靜能誦小學四書詩禮記及諸女史年十六歸于新州新州諱定老字君則故仕族與潘世為姻家入國朝中徵潘氏獨富盛新州煢然孤立克自力於學照磨君深器之欲以縣君妻為姻黨咸言縣君生富家習華麗恐不能安其貧及歸林氏即屏紈綺服練素躬治絲枲麻布事大姑周夫人姑徐夫人朝夕執饋饌惟謹二姑並愛重之徐夫人晚苦足疾每起居必親抱持殆病革縣君焚香默禱剋股作肉糜以進翌日遂愈及徐夫人卒事周夫人尤篤夫人

性嚴毅縣君左右承順無不曲盡其意夫人嘗語人曰林氏家衰久矣得新婦賢又多男子林氏其將復興乎鄉里親戚聞潘氏名亦往：指為閨門灋周夫人年八十二終將葬縣君夢神人示之兆卜果吉其禮親舊無間貧富撫僕隸務盡恩信諸子侍前每援引古今人物高下教以立身大節少有過立責不貸尤通醫書家人遇小疾輒自劑善藥療之平居極儉薄每得瓊菓嘉饌必以祭徧分家人然後食治家嚴而有法新州得專志學問無內顧憂者實縣君相之也新州登辛酉進士第同知奉化州以恩封宜人再授興化府判以階五品得今封後官新州階四品當進郡封會新州卒不果請其在蒲陽時媪有售珥珠者家

人請市之縣君曰此珠直當府判數月俸家本儒素惡用此為且非所以示子孫也新州歿後子誠祖以蔭補彬祖以進士舉先後入官咸迎縣君養遇飲食過豐輒不樂常戒之曰汝能勵志清苦雖蔬食飲水吾樂也至正十一年正月左體忽患末疾六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縣君生于至元壬午正月十二日至是享年七十子男四人瑞早卒次誠祖從仕郎建寧路松溪縣尹次彬祖從仕郎池州路青陽縣尹次似祖鄉貢進士第一人以恩授處州路儒學正卒孫男十一人公慶鄉貢進士浙東廉訪司書吏次公興公潛公繹公庠公質公廉公綬公異公贊公實女八人曾孫男五人文昭文暉文溫文照文昌女四人誠祖等以其

年八月庚子奉縣君柩合葬于麗水縣元和鄉大杉茭洋
新州君之墓既葬之十一年彬祖至閩以新州門人行樞
密院經歷劉基狀來謁銘師泰惟新州領甲寅鄉薦時先
文靖公寔為考官及彬祖之舉師泰又忝列校文於林氏
有再世之契且劉君之言信而可徵是宜銘：曰
括蒼之望曰林與潘：有淑女其德孔閑來歸于林克順
克惠克孝于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有令名擢第錫爵
卒守專城龍泉疏封寔為大縣被服之華式光主奠有子
鼎峙各獻爾能父澤是繼世科是承魚軒就養綵服先後
白髮布年適介眉壽鄉鄰之訓閨壺之模母儀婦道綽有
令譽大杉之麓封若堂芥茂爾松栢以永千古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張
君墓表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啓原
父贈湖省都事德亨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飛騎尉
天台縣男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啓原以予之過鄞
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於江浙行省叅政周
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啓原官再被光寵於不肖孤榮幸
極矣惟墓有表寔先生是望君字伯通台之黃岩安寧里
人本陳姓以父命為張申甫公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
異常見教之書即能解意時鄉先生栖筠鄭公教授馬氏
義塾君從之游益自力學及試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

公性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不語君惴立左右候少解
進食已迺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蠟蟲不解
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靳遇寡
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為之嫁娶焉宗戚鄰里有貧者輒
周之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
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
草紛披岨鄂君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沒遠卜葬於其
下且別竈其傍晚更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鑿田治圃優
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
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窆祔焉君生於大德
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啓原

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啓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人許
嫁黃岩州儒學正余閻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學教諭公
侗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報于其身則在
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承休命豈偶然
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負禮部玩齋先生集卷第十



貢禮部玩齋集拾遺

絕句

庭前雙荔支細花開滿樹隔牆蝴蝶來擾：飛不去

題銘古鼎小像

是身本無想忽幻生綃裏一心自空明秋月照寒水

五雲詩

神龍蟄水底噓氣如丹霞鱗：動光耀散作金蓮花

右雲溪

青煙一緒起白石凝不流輕鷗傍人過落日上簾鉤

右雲居

朝隨漁樵來莫逐漁樵去天門十二重黃鵠在何處



右雲路

漂：荷葉風濯：殘花兩五采散霞木中有耶溪女

右雲渚

六丁駕蒼乳統骨東海上靈飈一鼓之半天起波浪

右雲松

題延平圖

兩山夾長溪巨石如浮鵠中有雙蟠龍光射萬家屋

偶成

空庭橄欖樹直幹上恭天時：風撼動青子落堦前

題虞先生游山詩後

九轉丹成骨已僊珠璣滿幅尚清圓偶然飄落人間世猶

有神光夜燭天

題天台隱士小像

鹿斃青衣兩髻髻飛流光爛赤城霞靜中悟得先天訣手

按丹經看落花

題白頭鳥

太湖浮玉畫生陰翠萼紅梢取次深無限白頭人不管野

禽何事訴春心

喜雨

赤龍吐火金石流慢膚熏灼汗不收雷公忽捲天河水洗

出人間一色秋

電光閃：太陰黑須臾驟雨隨轟霆江流易長亦易退只

有南山依舊青

寄贈圓脩鍾道人

寶塔今成第幾層
浮雲不隔石磴磴
誰知庾嶺傳衣後
元是當年有髮僧

同唐佐克尊師游麻姑萬松庵謁石佛祠將登絕頂尋丹爐劍匣故跡山高日莫悵然空歸因賦三

絕句

雙廟西頭十數家
門前秋色老蒹葭
野田湖水猶相接
時有游魚咬稻花

華姑山下華姑廟
千尺長松在屋西
可是丹青易凋落
梁間猶有百年題

客來曾記十年前
穰種西風滿石田
近日山前頗蕪沒
耕牛賣去納官錢

偶成

司馬年來多病渴
小樓涼雨趁高眠
無端一樹櫻桃熟
勾引鶯聲到枕邊

安石榴花隔女牆
高枝一半過西房
我來急借蒲團睡
猶自貪看半倚床

題段吉甫應奉所臨十七帖後

碧桃紅杏倚池邊
花露如珠顆
圓一夜清寒歸
醉墨蘭亭空費打碑錢

海歌十首

黑面小郎棹三板載取官人來大船日正中時先轉舵一時舉手拜神天

出得蛟門才是海虎蹲山下待平潮敲帆轉艙齊着力不見前船正過焦

大星煌煌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早催春運到燕京

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海上黃聽得舵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掛帆檣

四山合處一門開雪浪掀天不盡來船過此間都賀喜明朝便可到南臺

千戶火長好家主事辛苦不辭難明年載糧直沽去便

着綠裊歸作官

大工駕舵如駕馬數人左右拽長竿萬鈞氣力在我手任

渠雪浪來滔天

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人唱聲百人和何事淺深偏記得慣

曾海上看風波

亞班輕捷如猿猴手把長繩飛上高你每道險我不險只

要竿頭着脚牢

上篷起桅氣力強花布纏頭袴兩褶說與衆人莫相笑喫酒着衣還阿郎

書扇送張天爵

海昌城頭築城散堂帖忽催簾外官且向文場了清事四

郊烽火正平安

和謝太守二首

老夫看月三茅山風露高寒兩鬢斑
早起偶隨雲水出不
知珂佩到柴關
翠竹青梧倚屋山秋寒日影下落斑
道人白晝心如水只
有清風為掩關

題細魚圖

誰剪胥江一尺濤尚分波面幾銀刀
細鱗可是非神物風
雨還隨蜃氣高

鄭靜思小像

青山綠水是江南鶴鬢翩
髮一簪萬疊瑤臺看不厭却

來海上望晴嵐

題張師夔春江聽雨圖

雲擁亂山山擁屋天浮野水
浮天江頭見說多風雨蓬
底高人自在眠

寄顏經畧羊酥

三山五月尚清寒新滴羊酥凍玉
拌何物風流可相稱免
豪花淪水龍圖

題倪中凱春山訪隱

海上清山面何人為寫真日華僊
掌曉雲氣舞衣春竹墅
人疑看桃源世尚秦兵塵方滿目
莫惜往來頻
禱雨聖泉留題二首

數騎朝來出遠林青山可解隔氛祲靈泉久卓穿雲錫近
寺猶遺布地金古殿毵毵窺荔子空庭鳩鵲下榕陰坐間
煩暑都消盡更倚長松一解襟

萋那盛開紅滿庭四圍山色晚偏青齋分香積松花飯坐
對珠函貝葉經劫火不焚唐刻在聖泉偏為福州靈何當
洒作天瓢雨頓使朝來老眼醒

秋日城南有懷張師夔令尹

閭闔風來東海頭釣龍山下萬家秋荒祠榭葉飛黃雀野
水荷花浸白鷗對酒謾慚犀首飲移家渾似馬人留舊遊
忽憶張公子吹笛雙溪月滿舟

即事次李景儀治書韻

楊僕船歸百越平捷書今喜出甌寧秋高劔氣衝南斗天
近綸音動北溟萬里聲名雙鬢白百年文物一瓊青珠璣
忽向三山落誰復歌詩繼魯垞

贈相里山人

七閩山色曉參天萬里東洋海水連欲借長風騎鶴背却
來平地看牛眠鋤雲已種三株樹駕壑空遺九曲船誰謂
蓬瀛相去遠卷中還有玉堂僊

題子固所藏鮮于墨蹟

一自昭陵藏墨本書名誰復更超群忽傳河朔專行草不
讓吳興變隸分黃鵠夜深隨落月白鵝秋冷化

題二馬圖 後顧選校補

鐵喙駟連錢
驄何年墜影江
水中蒲梢西來八尺龍
天閑十二為爾空
五花雲錦吹東風

題顏輝山水

蒼龍渡海成疊嶂
劣削西來勢何壯
盪摩日月噓雲烟
回薄風霆起波浪
懸流晝夜相舂
樅恍惚銀河落天上
橋橫霞嶺類天台
谷隱龍湫疑雁蕩
若非華蓋及武夷
無乃僊都與秦望
參差飛觀倚半空
錯落長松高百丈
煙絕磴畏崎嶇
路出平川喜曠夷
野老朝耕屋角雲
漁翁晚釣籬根漲
偶隨鶴舞抱瑤琴
猶恐猿啼驚蕙帳
畫師盤薄精天機
元氣淋漓歸意匠
毫芒點染遠近間
只天卷舒千萬狀

三年老我東海隅
立馬看山每惆悵
麻姑敬亭曾見招
何日相从脫塵鞅

送顧仲莊之海北

釣龍臺下與君別
萬里東南何日還
星斗動搖天在水
海門空闊浪如山
珊瑚寶樹來三島
鸚鵡金籠出八蠻
簫鼓船回應北上
鳳池春蚤珮珊珊

送劉彥明从經畧使還

經畧江南開幙府
曾因三語辟劉郎
千金海上求騏驎
五色雲間識鳳皇
思入金莖秋滴露
行隨玉節晝飛霜
還朝定上平南策
應从夔龍到建章

送洪元成赴靜江治中

海上東風吹鬢毛
杏花開處雨蕭騷
薦書舊最司征
改宮錦新裁別駕袍
落日山城旌旆遠
拍天春水柁樓高
莫憐投老多辛苦
萬里行囊有豹韜

題李則平憲副所藏息齋竹

滿川風雨長篔簹
吹作參差三鳳皇
籜粉已翻鱗甲紫
墨花還染羽毛蒼
春寒弱幹當軒潤
日莫清陰入酒涼
便欲截筒鳴嶰谷
却愁彈瑟望瀟湘

謾興

客懷寥落鬢鬢髻
對鏡空慚雪一簪
蒲葉野塘方綠漲
杏花春雨正紅酣
心隨斗柄長瞻北
身逐鸞車復指南
夢覺午窓人寂寂
一雙巢燕自呢喃

詩還笑老來往海風
船候檣柳信溪雨
茶煎橄欖香
聖王需賢方有詔
未應白髮老馮唐

樂題

城西晚步

桃花杏花爛熳紅
半岩斜日滿林風
青雲客子歌三疊
白髮僂人酒一中
道路干戈思故國
江湖書劍感飄蓬
不才已分成樗櫟
且把長鏡碧海東

遊玄沙馬上偶成

十里青山馬上看
東風拂面尚微寒
偶隨芳草來僧寺
却笑飛花點客鞍
東野先生方載酒
西都博士亦彈冠
莫怜白髮江湖遠
且為諸公一盡歡

秋日移居永源寺者踰月臨別贈浩無涯和尚

塵世茫茫浩如海
無涯觀海亦奇哉
赤龍湧日水底出
白馬駕潮天上來
北風吹作兩鬢雪
平地震動千山雷
鳳凰

池邊花爛熳
玻璃盆裏青崔巍

挽未即中夫人

江上西風吹白雪
山頭衰草怨黃昏
朱儲盡說陶家母
韓姑原來魏國孫
綠綺絃空愁海鶴
紫簫聲斷散文鴛
它年太史書彤管
更有恩封大里門

題仲穆山水

翡翠為崖金作坡
白雲重疊護曾阿
背琴童子松間坐
束帶僂人馬上過
高閣半天開寶月
飛流千尺寫銀河
王孫已老丹青在
轉覺風流意氣多

荆門閣

長堤迢遞石嵯峨
兩耳波濤枕上多
半夜鳴鉦風滿樹
五

更提板雪生河上灘船重千牛力下水帆輕一鳥過欲識
漕輸誰畫策馬侯祠宇枕坡陀

李都事榮壽堂

繡衣初拜幕中賓詔許疏封及二親鳩杖御前頒白玉魚
軒花下從朱輪郡君得請賢康靖司馬增官說舍人何似
一門全壽社白頭同謝寵章新

試院夜坐

滿地松陰翠欲流嬋娟偏解妬清幽
枹燈照夜官分署幕幙窺寒客擁裘
院裏知更鈴語細門前待曉履聲稠
紫烟吹散蓬萊近誰得僊壺第一籌

縉雲道中

時孫綱之同行
王子充期未至

五門宮闕擁官曹詔許乘風看海濤
擲地每慚孫綽賦登樓還意仲宣豪
梯田稻簇黃龍甲閣道松森翠鳳毛
莫笑江南行客遠舉頭偏見日華高

泉州道中

千山落日丹霞北萬里孤城白水南
玉椀霜寒凝紫蔗金丸露暖熟黃柑
海商到岫纔封舶蕃國朝天亦賜驂
滿市珠璣醉歌舞幾人為爾竟沉酣

題張平章凝香閣

巖城控東南列戟衛華構日照洞房深
芳瑯永清晝窈窕帶銷幃逶迤拂羅袖
還因踈雨駐忽逐微風溜燕坐飲冲襟
即此介純茂開門湖水綠一一來遠岫
飛鴻不可攀灑

氣橫宇宙

寄題谷叟莊

連山起東南薄海勢逾迥丹霞峙華鄂靈籟挾光景絕壑
蔓烟蘿白晝何深冷若人在空谷逶迤遠凡境浮雲謝軒
冕雅志尚箕穎意遠神愈超理悟心自省日暮梁父吟白
髮還一整

題倪元鎮小景

高松半為槎細竹亂如棘峰巒遠近見慘澹帶古色幽居
在林下可望不可即

贈貫朽石

我身如朽石石朽身不朽雨洒龍文斑風吹獅子吼涼生

玉几香花落金壘酒跏趺默相對因之葆眉壽

風雨送別張道亨僉憲

空山自寡聞况此連日雨清晨起開門隨意立東廡風吹
橄欖樹青子落當戶濕薪就齋厨早飯已及午飢來美藿
鹽初非厭雕俎相知屬歲晚落：還可數君去不可留雲
帆在南浦

玄石歌次彥昭僉憲韻

女媧手煉五色石垂龍角闢人不識泗濱風捲入英韶九
奏功成萬夫力清標一染越江塵歲月蹉跎竟誰拭秋莖
露冷蝕生銅天柱雲收倚蒼壁何人為爾出妖緇萬里遂
得相追隨無諸試劍謾男崩螺女學舞空差池嵌崑泄兩

下墨黑霹靂忽起孤蟠螭夜深星斗散如雪曉日未掛扶
桑枝世間頑礦溜是草根零落何足記瓦礫不混瓊瑤
珍宗廟別有璠璣器使君知己為作歌鷓鴣橫飛見高志
青天五嶺秀夫容且向三山看空翠

和李經畧寄廉院使韻

今晨欲別還復留兵塵瀕洞何時休海天萬里風浪闊却
思策馬登崇丘白頭寧復希世用高門大宅蜂衙闕虞江
雖少橘千頭陶家尚有壘百甕羨君慷慨多真情一絲似
重九鼎輕明朝沽酒再相約共坐西樓聽雨聲

和達道夫寄李經畧韻

銀鞍白馬江南使散作五花雲滿地當門下馬看吹簫掀

髯別有飛騰志海波湧山耳白日湘妃為君起黃龍
負米去朝天百萬都人盡懽喜老夫雪髮日眇昏作事戾
契人見暝阿誰顧我意最真沙頭一舸鷗鷺親

和李治書遊玄沙寺

連山北起青龍從晴天直下雙蛟龍玉刻肺腑烟重自
是身毒飛來峰黃金布地貝闕崇萬年之枝千歲松亦有
野客如茅容寶劍出匣光芙蓉上方笙磬下方鐘桃花流
水春溶日高驄馬來相從星斗錯落錦繡曾愧予江海
萍梗蹤

題牧牛渡水圖

兒騎牛兒騎牛兩牛渡水當中流一牛帶犢臨沙洲沙洲

泥深沒牛足中流浪高拍牛腹長繩墜手衣裹身前者起
顧後俯伏牛背歌傾不自由誰云穩比萬斛舟待兒出險
走平地畫圖忽落東海頭東海頭飯牛之子曾封侯

吳水謠

吳之水分有魴有鯉雖有魴鯉食之弗美豈曰弗美不如
我漪湖清且駛吳之陂兮有蒲與荷雖有蒲荷食之弗嘉
豈曰弗嘉不如我漪湖安無波吳之野兮多黍與稌雖多黍稌食之
無補豈曰無補不如我漪水寬且盪漪水之陽兮姑山之
陰亦復瀕洞兮更阻深寒雨颼颼兮白日雲零零我望不
見兮實勞我心

北堂詩序

北堂者外兄李庭玉奉親之堂而余先人名之鄧公善之
書之龔公子敬又為之記也李涇望族世變中微庭玉父
南翔甫娶於貢余姑也有淑行善居積相與左右家復振
迺謀徙居宣城之西未幾南翔沒庭玉益樹立室廬園池
務極崇麗而北堂為尤勝晨昏定省婦順子孝以供食膳
必於斯堂而歲時上壽少長咸集綵衣襴褸觴豆交錯亦
必於斯堂余以子姪之禮數得列拜堂下會飲堂上時宣
城稱故家文物之盛皆推先馬後六七年余游京師歸則
庭玉已物故又一年先姑亦去世及登斯堂而哭之視其
書則鄧公逝矣讀其記則龔公逝矣想余姑之形容思余
父之名扁此心之感慨悽愴當何如哉一旦庭玉之子岳

瑛齋集拾遺
三
攜詩一卷而請曰人非事變斯堂尚存朝出暮歸不勝其
悲幸加完葺以存先澤先生能強記之乎嗚呼渭陽之送
見舅如母北堂之名想姑如父杯圈不棄猶思手澤而况
於斯堂乎且世之子不能守其業者多矣今子不惟能守
而又加葺焉是不可以無記且非獨為子之慰實以慰余
思也

陸氏世系表序

江東憲史陸仲賢甫示余族譜一通其昭穆次第取法史
遷年表綱舉目張親疎畢錄遠近備見蓋至於是六十有
二世矣余既閱已未嘗不嘆其世德之遠也先王制禮以
服繫親至五世而止非欲人以路人視同姓也不過為之

中制耳中世以降而五世外遂至於吉不慶凶不弔視同
姓與路人無異於是去先王之意遠矣當是時也使族譜
誠具為之後者按而求之某也某所自出某也某所自出
將必惕然自省曰吾今千萬人之身其始一人之身也孝
弟之心將油然生矣而昧者不知也今仲賢甫汲汲以脩
譜為事其知此者乎譜稱陸氏在吳郡者出自漢太中大
夫賈唐末之亂或有舉族居杭者錢氏欲用之遂徙家山
陰而居四明者又山陰出也聞人出若吳大將軍遜大
司馬抗晉平原內史機清河內史雲唐國子博士德明丞
相亮國文貞公象宣城公贄吳郡公宸宋尚書左丞楚國
公佃文安公九淵待制國史湄南國伯游文學事業照映

前後吾仲甫之譜之作也非獨有以繫凡氏陸者孝弟之心蓋必有絕其祖武而興起者矣語有之曰盛德必百世祀吾於陸氏有徵焉

送宗人貢宜仲歸丹陽序

至正二年春二月宗人宜仲自溧上執其譜來謁曰將訂吾所自出而收其未續者師泰敬受而合觀之則先世出於大名之蒲城其南徙曲阿之柳墅與宣城之南湖其世次行第又甚相契於是合族之人而叙其故明日廼謁我始祖武德公之墓以及我曾大父侍郎府君大父太監府君先考集賢府君而祭告焉既畢事請序以別師泰聞之凡天下之受姓名氏未有不本於聖賢之後而族屬之疏

且遠未有不原於一人之身也故君子欲訂其出收其續必知姓而後可考氏知氏而後可論族苟戾乎是則宗庶不明昭穆失次雖日認以求其合必如斷潢絕港其何由達其流而究其源哉然姓與氏族之訛自姬周之末已不能免况歷世寢遠因官因賜因邑因其所能因其所乘因字文之省因聲音之近紛錯繆其弊不可勝言乎烏敢據其近似者矯之以為同也唯我貢氏得之黎陽公之字而漢御史大夫禹尤加著稱千有七百年来固未嘗有若向之所謂錯繆者且柳墅南湖之先由大名而渡江也於宜仲於師泰皆為七世祖而二祖之行第相契嗚呼不妄援於已遠而遺於已荒使人皆有以動其不敢忘祖之念

其度幾乎宜仲之心重有所感也宣城貢師泰序

雲溪菴記

吳淞江之上三涇之口有高上人者芟茆架木以棲其身
扁曰雲溪門無藩垣室不墁甃引潮為池周以竹樹池上
治圃以植蔬果其外平田廣野嘉穀彌望橋其東南用渡
來者去即徹之上人旦暮食息其中土床木榻若將終焉
余自千山泛舟江上因友人吳景文過雲溪上人曰吾始
受學禪林遊方之外甚幸承教於碩師聞人今年七十九
而茲屋之成且四十年矣顧惟我佛真佛又何必膠、然
以求佛也我且拂石而暴坐樹而飲暴罷飲酣則于、而
步陶、而歌休、而卧不知天之高地之迥日月之往來

寒暑之代謝也客亦能同我樂乎余時憂患多病莫知所
對久乃強起坐溪西南石上會有大魚數十尾浮游松竹
枇杷之陰投以果饌則波翻沫噴飛濺几席間心甚樂之
而不足以知上人之樂也迺相與一笑而退

遊千山記

余來機山逾月居恒鬱、雖率意而行僑目而眎其高深
幽曠不暇窮也一旦乘小舟緣溪東二里許見連岡矗、
直走飲溪復昂而拱神祠佛宇繡綺上下有浮圖冠其顛
者問之千山也山上四望則全吳之勝殆無遺覽里人周
彥英居其麓聞余到遣子從行又東三數里少折而西止
宿圓脩寺、外大竹數萬竿乍入委巷寒翠落人衣帽凜

不可留其後穹堂層軒阻以嵌崖帶以崇林雜樹蒙密蘿
蔓聯綴每風從山下回注叢薄則鱗羽森動隙光參差鸞
鵠舉而蛟龍驤也鳥多鷓鴣鶉鶉鶉鶉又有異禽類鴉正
黑而小終日飛鳴窓戶間若與人相樂者時余病熱多悻
亦為之洒然寺故曹宣慰創宣慰入粟萬石得官而家廢
子孫因歸之郡人姚氏云

歸隱庵記

雲間處士吳崇謙世居支縣之蘆城由蘆城徙郡城之南
久君怫然不樂者更徙三涇之口自號小村且二十年矣
一日由涇北二里許顧瞻草樹叢茂旁多閒田將復遷焉
道見黃鼠人立而拱明日出如之明日又如之處士曰是

若迎我者豈偶然哉吾其終隱於此矣屋後益樹花果阻
以重溪之外數十步有沙阜穹窿若曝龜然大竹多至
萬竿森立如綠玉處士每過輒盡日迺去間見雉雖竹間
相嚮而馴未幾雙兔踴躍伏於前因慨然曰始定宅而鼠
拱我今雉兔復見天其告我矣乎夫雉死不變士節之徵
也兔穴而藏菟裘之兆也遂築室四楹扁曰歸隱語其子
野曰我壽當四百七十甲子明年我將死必葬是至期
處士死野謹卜日而藏焉後十二年余客吳淞江上野間
泣請曰野之先世自大梁扈從來永嘉四傳而至忠訓來
蘆城又三傳而至我先君先君凡四遷而終於此歸隱之
扁手澤也先生其能賜一言乎余聞吳氏之先出姬姓自

秦伯讓國來吳遂以國氏至延陵季子而復備讓德天下
後世聞其風者猶且超然有遺世絕俗之意况為其子孫
者哉處士侗負氣好周人之急嘗言鑿江引潮溉田數
萬頃邑人甚德之今貽其後者能使食有柔秔香稻甘瓜
旨芋嘉蔬珍果之饌居有崇堂邃宇涼軒燠館紋莞漪簟
之適書有六經諸史浮圖老子醫卜衆技百家之言又有
鴈鳧兔雉魚鱉鱮鱸以供其弋釣其志亦欲使後之人自
食其力而無媵妲脂常從人以辱吾隱德也野字景文慷
慨尚義自嚴陵歸即不樂於仕豈將慕季子之高風而繼
先君之志乎雖然隱非君子之不得已而隱則可
不當隱而隱則人其以我為矯矣昔之人有二隱者一處

北海之濱一處東海之濱其出處窮達不同而為世教重
則無不同者景文去東海不遠他日或有駕四馬之乘載
千金之璧即其廬而聘焉者亦當視其時而進退之母徒
諉曰吾歸隱而已庶幾可為繼志之大者并書以為勸

尚賢齋記

余客吳淞江之上獲交於吳君景文景文之子克潛顧余
尤厚荒村野水之濱即有不樂則杖策來往父子間所以
慰其窮愁羈苦者久矣一日克潛請曰甚幸奉親有堂燕
處有室而禮賓之次在西偏獨弗稱也將闢屋之南嚮以
通其明塞北嚮以寧其隩又疏其東西以宜蚤莫之適扁
其額曰尚賢庶幾賢者之至於斯也有以寓吾崇敬尊奉

之意而樂告吾以善道也先生能辱記之乎余曰凡事之請皆其所已知者余復何言哉然亦豈無一得為子問學之助乎竊聞之尚賢之辭嘗載見於易之傳矣其立言取義雖不同其尊德崇善則無不同者在大有之上九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處崇高富有之極而能降從有位之賢固可見上九之謙退不居矣然不知所以致之者實由六五虛中而信順也在大畜之六五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以篤實光輝之德而能外尊無位之賢固可見六五之資人以為善矣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由上九剛健而能止也虛中信順故從人之賢而賢者之助日益衆剛健能止故不矜己之賢而在己之賢日加脩非

深於易者其孰能之乎雖然世之人或有尚賢者矣而賢者卒不可得何哉豈甘蠶之味不適於口與靡曼之色不悅於目與窈眇之音不入於耳與宮室輿馬之奉不足以便其體而快其心與賢者固不為是也賢者不為是則凡所以崇敬尊奉之者亦必有其道矣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好賢必若此而後可以稱尚賢之實也否則外雖詡：相徵逐而內實戾契不相合人亦孰肯樂告以善道哉克潛歸而復諸景文遂刻之楣間以為尚賢齋記

記河豚

河豚出江海之濱方春時伏游水底盛氣善怒遇物觸之

圓張如鼓漁者伺知其處沉鐵統木槌下就之即仰浮波
面目網取之以為美味絕美用作繪作鱗皆可或云暮春
柳花飛魚始大肥蓋不然出鹹水者肥早此云淡水魚爾
然魚狀甚惡蝟皮駢齒忿腹短尾又性毒能殺人故人雖
愛之而輒疑畏不敢食往年余客江陰見魚出時居人爭
買取無問肝卵腸胃雜食之且更相餽遺不已比來松江
其嗜之如江陰二州人最為善治河豚及問之則間亦有
死於是者矣大抵此魚有三種大者名青即君小者名班
兒皆可食獨河豚載之傳記河豚又有三色淺黑無雜文
者最佳褐色黑班者次之文如點朱者有大毒其目睛脊
血能立殺人必剗去之乙腴白如脂俗號西施乳肝大類

鳧鴈者亦有毒然鱸肥在此去之則肉無味矣將食當披
薄侵以新水使血淨如浮玉乃入釜或熬取油和肉而棄
其滓卵細類粟以酒沃之經宿大可比彈丸能脹人腹至
死食者皆棄之獨江陰人飽啖無難色問之無它法在熟
煮而已世傳菰筍蒿芽菘菜可去毒故庖者先鋪菜釜底
次鋪肝次鋪肉復以菜芼其上和薑桂五味熟烹之或生
食則屑胡椒醃醢如常鱸絡非良法也昔者養生君子以
其為害也往往作為詩文以相告戒而後之人若罔聞知
回食以傷生者猶踵相接嗚呼口腹之欲惑人如是哉余
今備錄之者非以營滋味也顧惟馳峯熊掌猩唇燕髀之
奇一失其時猶且屏而不食况茲鯨穢毒人之物乎君子

能慎於彼而或不能恐於此至有拚命直一死之說亦可
悲矣日記以為戒

三真觀碑

三真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礪山之麓西北二里許穹林
深池左右連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焉中
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
且備嗣漢天師聞而嘉之以神與父母為三而事神者兄
弟亦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師進
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師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
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寢微因竊力田治生家用
復充已而曰何為是置以勞吾形與乃盡捐其家以為

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為棲息乎其中而
其徒之來日亦衆師監委甄明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
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
牖廣其屋廬復於殿之左廡起如殿者四楹以祠東岳右
廡亦如之以祠三官祠皆象天神地祇鬼物伏衛螺寺魚
龍飛走百怪之狀撞鐘擊鼓磬磬互答簪星帔霞環珮瑤
鳴祈禳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痛之苦
矣余聞真武者北方黑靈玄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
蛇危上高旁下如蓋故類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
者之名曰玄武玄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列於四
司載於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來先焉宋避祖諱易玄為

真而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
久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為一太極之真也自一而三
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道乎若是
則觀之名三真亦奚疑况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符厥
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無所本哉元統甲戌
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間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
氣和論議洒然已竊異之及見其徒費惟正潘元德張君
自成李君致堅與諸弟子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夫然後知
陳君之賢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曰觀始創於
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
規制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

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陳君
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刑會稽道出鎮上陳迎笑上
手曰磐石待子文久矣余報焉無以應退即舟中為書其
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媚神曰神之徠兮連蜷修與熙兮
後先容穆兮今離帝前閱光景兮俾民無愆 神之駐兮
旆墨、雲駢、兮沍園則披髮仗劍兮威以力享庶幾兮
籩豆有式 神之返兮旆差、盼饗孚兮玄螭諧樂將徹
兮烝顧懷烈騰上下兮降福孔皆

余編玩齋集即已卒業貢生欽搜諸敝篋又得先生
遺稿數紙雜詩若文共八十一首一日持來予讀之
愛而不能捨也仍為校定刻附卷後外有幽懷賦一

首詞意頗不類歸之欽俾自錄入家集云蓋欽與武
俱郡庠生從余受詩經武已登壬午鄉薦欽俟後舉
貢氏世不乏人矣歲甲申良月日性又識

貢禮部玩齋集拾遺卷終

玩齋記

程黥南

國子司業貢君居京師僦屋仁壽坊之北委巷之中治二
小室一以肅賓客一以為燕休之所前有地方丈種葵菊
雜花數十本挿葦以樊之牆外嘉樹一株蒼翠布護小椿
樹二離立若相持掩映天光望之如畫正與室對禽鳥之
聲如落空谷野興橫集不知其為闌闔也室中唯磚床木
榻几研揭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圖焉于壁虛其中之方以
示環中之妙而河圖洛書周子太極諸圖悉列而陳之經
籍之外無他長物命阮甥文銳肄業其間而時其灑掃焉
君歸自大學則屏冠却珮圓冠矩屨褒衣緩帶焚香默坐
流觀四壁悠然見古聖王開物成務之功後賢垂世立教

之意察陰陽動靜消息之機以驗夫民生日用進退存亡之道于以洗心而澄慮或樂風日啓南牕俯幽花望嘉樹又足以遊目而騁懷偃仄而不拘優游而有餘自以為廣庭大第名園與區無以踰也思所以名其室適新安程文過而見之以君之好讀易也請名曰玩齋而告之曰君知玩之說乎有玩物以為悅者有玩世以為高者玩物以為悅志之荒也玩世以為高行之亢也君豈為是哉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象曰辭曰變曰占辭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占以決變故觀變而玩占玩者觀之詳此吾夫子所以韋編三絕五十而後學易也果能此道矣天地之化吾則成之日月之照吾則明之四時之運吾則察之萬物之夥吾

則寧之微之為鬼神顯之為水火雷風山澤吾則因而仍之前千萬季而不見其始之合後千萬季而不見其終之離吾則將而迎之凡天下之可喜可愕可憂可樂死生夭壽富貴貧賤窮達得失萬變交乎前而莫吾撓也若狀者馭六氣跨八極駕風鞭霆睨視宇宙望之也邇即之也遠與道委蛇物莫能害抑亦玩物之巨點玩世之雄夫也哉貢君曰子毋多言吾姑與子論易因自號玩齋南生

集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匱藏南學





